

西部马帮的存在与生命之诗

——论海男《马帮城》的基本命题及其文学表达

袁爱华

(湖北民族学院 中文系 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 《马帮城》是海男建构自己精神王国的杰出作品,是海男对西部马帮的存在与生命形式所作的一次诗意化书写,她在对赶马人历史的叙述中最大限度地开启了人类存在和生命的空间,完成了她个人精神世界中对“马帮历史”的诗意传达。

关键词 《马帮城》;基本命题;文学表达;存在与生命;诗意

中图分类号 :I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5)02-0068-03

海男,这位生活于云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女子,不论从哪方面看,她都是一个极其独特的作家。她的写作,不论是叙事风格、语言修辞,还是故事模式以及她所表现的人物环境,都毫无疑问地带有神秘而浓郁的异域情调。在《马帮城》中,海男用她从未有过的勇气和魄力讲述了一支活跃在滇西北的马帮。从19世纪开始的马帮世家在海男魔法般的描述下逐一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马帮之“城”:空间叙事及其诗意特质

丹尼斯·伍德在《地图的力量》里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在她看来,周围的生存空间是记录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证据。人们对身边事件的感受和评价,首先依赖于常识性的空间感受,因为它不仅为旁观者的视线顺延出相对明确的坐标方向,而且,空间自身隐含的意义也是通过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呈现出来。对作者而言,故事在叙述中呈现出来的空间形态,常常与写作者本人的情感体验、精神指向和道德要求紧密相联。^[1]海男在《马帮城》的叙事设计中,空间的作用不仅在于指明马帮世家的故事在这里发生,而且更为突显了马帮世家的故事在这里的存在方式和形态。因此,在作品中,马帮之“城”——滇西北的丽水小镇的氤氲气息就展现在作者所叙故事的前台,直接成为作者叙述马帮故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象,并且在作者的个人化、诗意化描述中渐渐上升为作者的某种精神指向和情感体验的主题。

丽水镇的马厰是用瓦砾作天顶、用金色木头架筑而成的,整座小镇的味道就是马厰的味道,那些飘

落着醉酒的香味和火塘的浓烟味道。在海男苦心经营的这个四面环山的滇西北镇子里,从远处的雪山上流下来的雪水环绕着小镇,条条小溪是小镇的灵魂之水,浓密的瓦房是赶马人的家,而每一条石板路上都可以在后半夜看见赶马人祖先的影子……海男在作品中如此这般反复渲染丽水小镇的神秘与飘逸,这是因为赶马人需要这样的马帮之城,赶马人的精神和勇气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得到诞生和抚慰。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马帮之“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具有确定性的现实地理概念。在《马帮城》中,空间不再仅仅满足于承担发掘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实凭证,在叙事结构中,它体现出克服时间线性发展规律的强大意志力,迫使过去的吉光片羽重复、翻转、交替、闪回。因此,这里所说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其隐喻的意义上探讨的。当然,马帮之城——丽水小镇在海男的空间叙事中不可能只是一个封闭的团团小镇,作者赋予了马帮城一个开放通达的圆形空间,它是赶马人人生的起点,又是他们身体和灵魂得以安憩的美丽家园,它与西部赶马人的存在形式、生命光辉相连接,咆哮的金沙江,蟒蛇缠绕的十三栏杆坡,澜沧江的鹰与溜索,还有雄伟的青藏高原……正是这种西部大自然的壮阔与艰险磨砺着一个又一个赶马人的躯体和生命,唯有这里最能证明他们的生命激情和人生梦想,刘严路如此,何向阳如此,刘继路也如此。

正像海男所说,她的出身迫使她最早接受的文化背景是自然,她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旷野就是在——间小屋,刚届20,海男又超越了云南家乡永胜小镇

的“桑园”，走在朝向黄河源头的风尘仆仆的路途上。从永胜到黄河，从北京到昆明，人生的循环莫如说是无以阐释的怪圈。因此，与其说海男用她美丽的想像与虚构为赶马人缔造精神的王国，毋宁说这是海男又一次精神的游历。赶马人刘严路、刘继路、何向阳以他们坚持不懈的生命实践，赋予他们栖身的马帮之城以单纯而明朗的意义。他们就像纪念碑上凿刻的浮雕，在同一基座之上，铺排着为求生存和坚守信仰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穿越和跋涉。在赶马人的世界里，他们生存的动机迫切而单纯，他们对生命的理解近乎于直觉地穿透日常表面的喧哗，而抵达生命最核心之处。由此，海男在《马帮城》中的基本命题和文学表达特征也显露出来，马帮之“城”是一个富有作者意志和想像的“地方”，人类命运的奥秘，人类生命的光辉与蒙羞，人类信仰的升腾与堕落，人类的大善与大恶，世界的多样性和冷酷性……这些普泛性的命题也逐一在马帮之“城”中上演、落幕。它既成为作者书写《马帮城》的兴奋点，又实现了作者在作品中编制西部马帮历史宿命的预言。这样，海男所创造的马帮之“城”便陷入了一种马帮历史的具象与抽象之中。而且海男在作品中通过许多分散、重复而又互相关联的象征、意象等所构成的意义镜像，实践她对西部马帮之城的个人化解释和传达。

二、马帮之“魂”：

赶马人刘继路的存在与生命之诗

海男在《马帮城》中，给我们描述了赶马人的人生奥秘，他们与生俱来就是行走在赶马道上的。“海男通过叙事建立起了马帮的身体伦理和灵魂维度。”^[2]她设计了一个以赶马人身体为主轴线的结构方式：怀孕、生儿育女、涉远、聚首、创造、融合、背叛、衰败、弥留……小说中，赶马人每一次的身体进退，都是马帮魂激荡的时刻，马帮魂的每一次建立，又都是伴随着赶马人身体的受苦和牺牲，赶马人每一次身体的溃败与残失，又意味着赶马帮魂正受到挑战和打击。从刘严路开始，到他的儿子刘继路，马帮魂便达到辉煌，期间也掺杂着身体的放纵（找女人）和身体的残失（失去大腿或手臂），但马帮魂却一直深驻在他们的内心之中。何向阳死在赶马路上，刘漫路一把火焚毁了丽水镇，父亲刘严路烧死在大火之中，妻子乐乐及孩子的死亡，母亲肖花菊的死亡，妹妹刘嫁女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兄弟刘新路、刘店路这两个马帮的叛逃者带着马与货物永远地消失，刘福路——刘继路唯一的儿子、马帮的传人，却跟随北方一支骑兵离家出走。虽然发生了这一切，虽然刘继路已是迈着蹒跚的步伐、甩着一支空荡荡的衣袖，

虽然他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绊住他身体和影子的东西太多太多，然而当他在雪山顶上的草地上睡了13个日夜之后，仍然茫然而执著地守望着马帮的归来。《马帮城》依然是海男诗性风格的又一次极限发挥，她挣脱不开的仍然是虚幻而又真实的死亡和流逝，海男用这些诗意的字符覆盖在死亡黑色与绝望上面，她借着非理性的镜子反射着理性世界非理性的悖谬，她的个人经验和感觉因而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得到了表达。马帮已经成为一种信仰，它本应该在马帮的后裔中延续下去，赶马人也应世代活在这种精神信仰之中，但刘店路、刘新路哥俩却不像其兄刘继路那样，执著于在孤独的体验中追寻马帮的理想，他们踏上马帮之路的动力来源于女人和银子，刘漫路一出生就是马帮之魂的逃离者。唯有刘继路，是一个为了坚守信念和不息奋斗的赶马人，他是西部马帮之魂的守望者和守护者。在悬崖小道上、在荆棘丛中、在金沙江边、在十三栏杆坡上、在雪域高原上，他不懈地阐释着赶马人生命和理想的崇高、精神意志的瑰丽，他顽强地抵抗着赶马人精神与身体的沉沦、堕落，抵抗着世俗的沉降和无奈。他是西部赶马人存在与生命诗意的化身，毫无疑问，在当下中国精神失落的天空中，他画出一道美丽的彩虹，这也许就是海男从那条西部马道上获得的人生和命运的奥秘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潜在的多元化情境使真实的历史面目变得模糊，当然也使历史本质变得难以把握，尽管表象系统依然非常发达，但它与历史、现实的实践发生脱节；“本质”从历史表象中滑落，这就使文学表达变成符号，成为指涉作者自身的运动。在这种表达中，海男却以超越性的感悟和深切的生命体验进行了一次西部边陲赶马人精神的溯游。读完《马帮城》，我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并且获得了某种深切的生命内涵。你能说海男在作品中没有凝聚着超越时空的哲学思考吗？当阴谋、爱情、贪婪、信仰、生存、死亡、坚毅、胆怯在马帮世家中一一上演时，海男流露出对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关切，《马帮城》就是一部追问人类灵魂的作品。如果说小说是一种具有生命、温度、气韵、节奏、想像的文体，《马帮城》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海男用她具有魔法的笔对历史、语言、表象、感觉、知性等诸多因素进行捕捉，她那诡异的才华维持了这种捕捉的敏感与真实，男人、女人、小镇、街道、雪山、红石崖、澜沧江、鹰、蟒蛇、豹……他们是一体的，在这种浑然一体的马帮世界里，那种巨大、完整、丰富与生生不息是作者钟爱的。它在海男笔下铸成了西部赶马人生命的形态和

骨架,同时这种抽象而纯粹的情感成为压倒任何一个具体的表象,那么具体、那么丰富、那么有血有肉、那么的无所不在。我们通过它,竟能比通过我们自己更能体会生命的欢乐与丰富,也更能感受生命的痛楚和绝望。靠经验与想像所无法达到的真实,在《马帮城》中海男却做到了。

面对当下理性缺失、诗意失落、欲望张扬的文学书写危机,海男在《马帮城》中寻求的解决之道是沿着19世纪西部边陲赶马人的小道重新再走一回,去复活那些历史的身影和气息。作品的篇章结构依循着马帮世家的兴起、辉煌和衰落历史,描述了赶马人出门、涉险、归来或死亡的命运。从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到知性,作者搜集和分析了这些不同感官渠道得来的东西,并且分析他们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最终沉淀下来的真实含义,统统地赋予马帮世界。翻阅作品的任何一个章节,都可以感受到存在于马帮世界中的眼睛、面容、声音、气息、脚步声,那样清晰而真切地扑面而来。

三、《马帮城》的叙事形态:具体感性与哲理意味的交互作用

海男在作品中把小说表现的具体感性与富有哲理意味的艺术形式交互作用,从而构成了《马帮城》的叙事形态。进一步说,这里的具体感性就是海男源于对马帮世家的生活的想像,那令人激动的想像支撑着海男对马帮世家的书写。海男的写作源于个人的想像体验,这种强烈的、鲜明的个性体验也铸成了《马帮城》的叙述风格。按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小说是对存在的未知方面所进行的勘探。同时,小说也是以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逻辑去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够发现的东西。从作品中可以发现,海男没有试图去控制文字,控制叙述的节奏,更没有控制她的想像力。她是一个有艺术天分、有天才想像力并擅长于虚构的作家。在海男这里,虚构不仅是幻想,更重要的是一种把握,一种超越了理念的束缚的把握。她怀着一腔热情,对马帮世家的赶马人产生了无限的表达欲望,按照她自己的方式记录了马帮世界中那些鲜活的人群,她的文字区别于历史学家对马帮历史的记载。海男在《马帮城》里毫不吝啬地追求着想像的奇特,风格的优美,人物的魅力,她不遗余力地对小说的语言叙述作精心结撰和探究,像写诗那样来写小说,海男正是在这种介于理性与感性或智性的叙述中,创造了《马帮城》独有的艺术力量。

“语言的表现方式及其风貌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是必须面对的问题。”^[3]这也是构成小说叙事美学风格个性的关键性

因素。尤其对于诗人出身的海男来说,它体现着一种由语言贯注的美学气韵。海男在《马帮城》中把叙述语言所表达的文学边界扩展了,她用那种能够捕捉感觉本身的语言进行叙述,也就是说,海男的文学感觉,她想像中的故事,都凝聚着情感的真实内核,由叙述人用最贴近心灵的语言细腻、逼真地描述出来,从而产生了一种魔力。倘若将整个想像世界的存在当作“物”的话,那么叙述语言的使命就是缩短“物”与“我”可能性现实世界及读者的距离,这个最佳的路径就是用感觉性语言作为传达、沟通的中介,唤醒人们与自己过去知觉经验的某种联系。海男把她对马帮世界的想像和体验用充满色彩和旋律的视、味、听觉等通感语言表达出来,使作品产生了一种超越文学自身层面的文化表达语境,接近于语言的狂欢,这种狂欢的语言是充满激情的舞蹈,是腾挪于传统思维方式和观念之自由的舞蹈。阅读《马帮城》这样的表达比比皆是,然而海男并没有停留在那些华丽、婉约、神秘、轻曼、柔和的语句上,虽然她对语言形式从来惜“气力”,但她同时也非常重视将厚重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关怀贯注于叙述的语言之中。海男认为,创造语言就是创造一种生活,想像和语言是心灵表达的一座浮桥。《马帮城》的写作,是海男面向自己内心所作的一次书写。

海男信赖赶马人刘继路的天赋,认为那是对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导致的,是丰富的西部文化、马帮世界里的生活经验、原始思维中的广泛遗存所影响和铸就的,是海男在21世纪文学的欲望书写危机中,复活了西部马帮人精神的精髓,使它显现出繁茂的生机,她用那生花妙笔把马帮人的存在与生命之诗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赶马人生命的强力、信仰的坚守是这里唯一的领舞者,世俗世界中一切名利化的价值判断,显得那样渺小卑俗。也正是因为如此,海男构造了小说叙事中的特殊气质和美感力量。对于海男来说,《马帮城》的创造性在于,她从当下的现实日常叙事中坚决地延伸出来,在对西部马帮人历史的叙述中最大限度地开启了人类存在与生命空间,并在此形成了她自己特有的关于马帮“历史诗学”的解读,完成她的诗意传达。

参考文献:

- [1] 聂伟.空间叙事中的历史镜像迷失[J].当代作家评论,2002(4):44—51.
- [2] 谢有顺.马帮城序[A].海南.马帮城[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8.
- [3] 张学昕.唯美的叙述[J].当代作家评论,2004(3):79—88.